

永远的长白山赋

——历史文化名人的吉林足迹

任美霖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永远的

长白山赋

——历史文化名人的吉林足迹（二）

任美霖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长白山赋——历史文化名人的吉林足迹. 一 /
任美霖主编.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06-14770-8

I. ①永… II. ①任… III. ①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5112号

永远的长白山赋——历史文化名人的吉林足迹

主 编：任美霖
责任编辑：赵 岩 王一莉
助理编辑：丁 昊
封面设计：孙浩瀚
出版发行：吉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85378009
印 刷：吉林省德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 × 1000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0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770-8
版 次：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永远的长白山赋》 ——历史文化名人的吉林足迹》

编委会

主 编：任美霖

副主编：王立安 翟利国

执行副主编：赵悦汐

（按姓氏笔画排序）

编 委：

王同策 王 星 王 确 付百臣

刘信君 刘厚生 丛佩远 陈景东

张福有 姜维公 程尼娜 金旭东

徐正考 雒书秋 魏存成

审 读：

王树海 李书源 郝长海 傅佳欣

序

山高水长遗神韵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神奇雄伟的长白山，是大自然的恩泽赐予。

在亿万年以来的地质历史上，长白山地区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孕育了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滋养了关东大地。这片大地苍茫辽阔、大气磅礴。

在这片土地上，大约一百万年前就发现了古代先民活动的遗迹。大约五万年前至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榆树人”和“安图人”已活跃在白山松水之间，它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曙光已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片沃土上的肃慎、秽貊、东胡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坐标点上都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形象刻载着民族的沧桑。他们的生命实践、英名及不朽业绩，穿越浩瀚的历史时空，成为这片土地上具有“地标性”意义的文化资源。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亿万年来，长白山下的这片土地，曾以怎样的丰盛乳汁与慈爱温情，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又怎样善待了避祸躲难的帝王、才子与失意文人？那些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的祖先们，那些青史留名的骚人墨客、退隐挂甲的文臣武将等，在漫长的岁月里，又怎样反哺并滋养了这片土地？这方水土隐藏着哪些文化密码，先贤的文化基因又是如何输入了后人的血脉？

人类出于对生命的追问和对人自身了解的需求，产生了慎终追远的习俗。这一习俗在家族、部族、区域乃至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对传统的敬畏、对历史先贤和文化名人的追怀和纪念，同时也是文化与文明越千年、历百世得以传承发展的主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

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系统梳理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我们挖掘、抢救和整理地域文明史中的名人资料并辑录成传，是传承、传习、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文化工程。无文化传承，何来地域蓬勃发展之未来！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筹划出版了人物传记丛书《永远的长白山赋——历史文化名人的吉林足迹》（以下简称《长白山赋》）。《长白山赋》由吉林省传记文学学会会同吉林省政府文史馆、吉林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策划出版。

《长白山赋》是一座展示地域杰出人物绚丽多彩的长廊；《长白山赋》是一套记述长白山山水之魂和人文精粹的生动图谱；《长白山赋》也是一套陶冶人、滋养人，寻觅并捡拾诗意美的鲜活读物。

《长白山赋》寄托了这方水土上的生民“山高水长仁德厚”的人生理想。

我们将吉林域内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先贤名单串联起来，映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道绵远流长、熠熠生辉的历史文脉。

早在三千多年前，被誉为中国文化第一哲人的箕子（名胥余），在商周政权交替之际，“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建立东方君子国，是为中国东北史的开端，其流风遗韵，至今犹存。以今吉林省境内为统治中心的三个中国东北古代民族政权曾经盛极一时，刻写着这片土地悠久恢宏的历史。立国长达六百多年的古夫余国由东明建立，在两汉时期国力强盛；存续七百余年的高句丽王国为朱蒙建立，留下了好太王碑、将军坟、古墓壁画、山城遗址等一大批历史文化遗存，已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唐朝时，在白山松水间崛起的渤海国，为大祚荣所建，极盛期范围达到“地方五千里”，统治制度完备，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时被誉为“海东盛国”，尤诗歌创作成就极高，蜚声海内外。九百年前的宋高宗年间，洪皓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被留，在东北生活了长达十五年，其所著《松漠纪闻》

被收入《四库全书》，记述皆为松原宁江一带之事，是研究东北史的奠基之作。辽、金、元三朝在中华民族史上彪炳史册，皆发源于东北。

在古代和近代的衔接点上诞生的清朝，其帝祖先为满族，满族就发祥于长白山下这片土地上。康熙、乾隆、嘉庆皇帝曾亲赴东北祭祀祖先。明清以降吴兆骞、吴禄贞、刘建封、沈兆禔和号称“吉林三杰”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及牛子厚等都曾经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为华夏文明史留下了不朽的美誉、美德、美文和美名；以杨靖宇将军为代表的一批抗日英烈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为民族为后人留下了无价之宝；“东北作家群”的萧军、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在吉林大地上的身影及作品，其浓郁的地域风格和色彩颇受后人赏识和喜爱。另，吉林域内已发现并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近万处，可移动文物数百万件，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数千项，列入国家名录的近四十项。这是先人留在吉林大地上的长白山赋。其中蕴涵着丰厚的精神财富，凝结着人民艰苦卓绝、自强不息、坚韧刚健、宽厚质朴的人文精神。这是吉林人永久的集体记忆，悠久岁月沉淀的集体人格的象征。

中华崛起，此后则别开洞天，天地一新。东北成为共和国的长子，吉林大力兴建文化高地，一批巨星硕儒云集于此。于省吾、张伯驹、公木、匡亚明、成仿吾、唐敖庆等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又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在这片大地上跋涉前行，飘然而去。他们精勤耕耘，成就了一方文化，辉光闪烁，名满华夏。“三大文化重镇”即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及省直文化系统的名人不胜枚举。省会长春则有“汽车城”“电影摇篮”和“雕塑城”的美誉。凡有识之士，凡有心之人无不对所在地域及城市的文化生态、历史文脉的形成与文化地标的塑造与识别、文化灵魂的找寻与培育等给予足够关注和支持。

近年来，中央地方皆高度重视挖掘、传承地域文化，专家学者的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中《吉林卷》占有一席位置，它是近几十年通览吉林地域文化的权威之作。遗憾的是未设人物专章，缺乏对地域文化贤哲的塑造与弘扬。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林省

文化资源书系》是一套有收藏价值的丛书，其中一册为《吉林省历史文化名人》，收入四十三位地域历史人物。但仍限于一般性的人物传略，难引读者兴趣并广为流传。一面是读者渴望了解故乡土地上的历史先贤和文化名人，需要老少咸宜、上得厅堂、下得市井，好看耐读、滋养心神的人物传记；一面是历史长河中灿若群星般的名贤英杰如今依然少有人知道，甚或籍籍无名，仍被淹没在浩瀚的史料之海和尘封的故纸之中。包括五六十年代的地域人文资源也濒临湮灭消失的危险。那一代专家翘楚、文化巨匠、名流鸿儒及同时代的知情者已陆续离世。岁月陵谷、人世沧桑。往昔的记忆在逝去的光阴中渐散渐失。我们若再不抢救挖掘，历史文脉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断层。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郁达夫在悼念鲁迅先生时也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最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对这方水土的人文历史似乎有一种融进血液般的自恋，对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先贤和文化名人有一种天生的仰望和痴迷。如果说这种仰望和痴迷在数十年忙忙碌碌的工作岗位上处在隐性蛰伏的话，那么当我们退出岗位后便不可抑制了。吉林省传记文学学会自壬辰岁末成立伊始，便谋划编辑出版《长白山赋》丛书事宜，拟通过若干年努力编建与绘制“吉林人物谱系”，为与吉林相关的杰出历史人物“树碑立传”。五年来，学会以搭建的三个平台（一本刊物《文存阅刊》，一个网站和一套人物传记丛书）为依托，展开了这片土地上精灵人杰的长长画卷。我们联络团结省内外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及热心先贤事业的有识之士，默默地开启了一项艰难而神圣的事业，驰名作家踊跃参与。他们小心翼翼地拨开域内的历史尘埃，将一些支离破碎的残片，将蛰藏于民间的传说或地方史志的资料以及典籍中的零星记载，理出线头，然后追索拼贴，归拢成型，复原一个个真实而完整的故事和人物。那些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赤胆忠心的爱国情怀，缠绵厚重的真情挚爱，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卓然不群的杰作诗文，

如珍珠出蚌，得见天日；如松花江水涛声不绝。一些沉睡的人物在作者的神思巧绘下，被“唤醒”、被“激活”了。一代又一代风华绝伦的人杰因这套《长白山赋》丛书被永远鲜活地保存下来。

无数先贤如同昨夜星辰，依然闪耀。阅读他们，就是阅读历史，阅读祖先。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要延续传统，方可开拓未来。仰望星空，与无数先贤英杰的灵魂对话，感受他们穿越时空的精神召唤，感受地域那种特有的文化性格和成因以及生命源流的延续，感受我们精神与灵魂的故乡之所在！

悠悠文脉仁德浸润细无声，代代来者共享甘醇得滋养。我们希望，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这套丛书将为读者送去滴滴甘泉，也为沃野千里的吉林大地增加一笔历史文化积淀。

《长白山赋》丛书既是纪实，又是文学。“纪实”是以非虚构的方式反映真实人物；“文学”要在富有故事性的叙述中呈现亲和平易的面貌。纪实文学在几千年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或曰命脉所在。《左传》虽为编年体文献，但实际也十分注重记述和刻画人物的言行笑貌。《史记》则开创了中国传记体通史的先河，从此人物传记成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史》中的各种人物传记也是其最鲜活生动的组成部分。纪实文学对纪实性和艺术性要求非常之严格。要把“真人真事”写得活色生香，好看耐读谈何容易！至于“具有历史学家的严谨，哲学家的思考深度和文学家的笔力”，只是我们创作的理想、愿望和追求而已。

文章千古事。《长白山赋》丛书从酝酿、策划到组织论证，从入选人物到遴选作者，从写作文体、风格、要求到撰写过程以及审稿、定稿等诸般事项皆小心谨慎。尤力保史料翔实，力求客观公正地评说人物的历史功过、探讨他们的人生得失，揭示人性与历史的复杂性，留予读者更多思考空间。

《长白山赋》丛书时间断为：从寻觅这片土地上的远古人类开始，终止于今已过世的历史文化名人。入卷的人物大致有三类：一是生于斯、长于斯、长眠于斯的历史先贤、文化名人等；二是为华夏民族留下美誉、美德、

美文、美名的吉林籍的远方游子；三是因各种因缘际遇在吉林这片土地上留下过长白山赋的精灵人杰。

本丛书拟出版若干辑。每辑皆含古代、近现代和当代二十位左右著名人物。其中有开国国君、历代重臣、文人墨客、艺术巨擘、革命先驱、教育家等，皆为独立成篇的人物纪实散文。

丛书定名《永远的长白山赋》，因长白山是这片土地民众的精神图腾。文人墨客歌颂赞美的诗文车载斗量以万计。清初文学家、“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以如椽之笔写下了赞誉长白山的最美诗文《长白山赋》；今天，我们以良知和热情为长白山下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先贤和文化名人赋形塑像。以“永远的长白山赋”誉之，是对一代代文化先贤的永远追怀和崇仰，是对一代代后来者传承、续接，创造新的文化精神的殷殷期待。先贤的爱国情操、渊博学识、坚韧精神和华彩文章滋养人心，永存后世；先贤的生命与灵魂和长白山、松花江，以及这片“天苍苍、野茫茫”的土地已融为一体。但愿《长白山赋》丛书以发挥潜德而增辉盛世。

为丛书作序，我并非堪任之人。自知学识浅陋，力有不逮。惟因从动议、策划、论证到编辑出版的过程中皆肩负了责任，发感慨、诉衷曲，聊寄吾思而已。

任美霖

丁酉年仲秋日

目 录

CONTENTS

中古三星耀吉林	
——关于东明、朱蒙、大祚荣的揣想	易洪斌/001
魏将毌丘俭	纪洪平/014
北去的帆影	
——亦失哈的“丝绸之路”	谢颐丰/023
汗王努尔哈赤	任林举/032
登上松花江边那艘船	
——康熙大帝在吉林	鲍盛华/044
乾隆东巡吉林	
——乾隆东巡吉林	高振环/050
但凭龙虎长精神	
——吴大澂的荣辱人生	北 辰/057
独留松柏意	
——记关东诗豪成多禄	李桂华/072
物碑尚在 口碑犹存	
——张作相在吉林	朱 彤/091
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和民风基调	
——牛子厚与吉林市	邱苏彬/104
往事并非如烟	
——记抗日将领陈翰章	张笑天/119

心中的丰碑	
——记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	臧连顺/126
一生半在春游中	
——张伯驹在吉林	任美霖/136
一代名伶毛世来	徐振泽/152
关东书画巨擘	
——回忆父亲金意庵	金 桓/164
哲学的生命与生命的哲学	
——记高清海教授	鲍盛华/174
话说张笑天	乔 迈/186
后 记	194

中古三星耀吉林

——关于东明、朱蒙、大祚荣的揣想

易洪斌

(一)

头顶上无边无际的蓝天穷极高旷邈远，浮游的半透明的缕缕白云更增添了它的深邃空明，让仰望它的人有一种身与物化的晕眩之感。但身边这座建于中古时代素有“东方金字塔”之誉的将军坟，却是触手可及的带有历史威压感的真真实实的存在。

将军坟坐落在吉林省集安市东北的龙山南麓，由一千一百多块经精细加工的巨大花岗岩石条砌筑，向上逐层内收，颇类古玛雅祭坛，通体凝冻着一股神秘气息。由于种种原因，这座庞大的古建筑曾像吴哥窟和敦煌石窟一样逐渐被人们所遗弃乃至遗忘，湮没、消失在荆榛树莽之中千余年……

我曾在荆楚古地的古庙、古桥、古墓、古巷盘桓勾留，也曾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图书馆的古籍里爬梳沉想，更曾在十三朝古都、六朝古地流连凭吊，窃以为煌煌历史遗存尽在中原荆楚矣！却没想到，在原以为是一片蛮荒蒙昧之区的吉林黑土地上，竟然也能一睹如此美轮美奂之古王陵！

将军坟工程浩大，建构宏丽，气势雄浑，足可媲美关内那些名留青史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上的王陵，但它绝非吉林境内唯一一处可圈可点的历史文物，实际上它只是高句丽无数座王陵中的一座，而与其承前启后共同支撑起吉林几千年开发史的，还有上起于秦汉下迄于隋唐以降的土著先民及夫余国和渤海国这两个中国少数民族边疆地方政权留下的无数遗珍。

秦汉至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王朝翻覆、雄豪迭出的年代，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一千英雄豪杰用巨手搅得大河上下怒浪滔滔，金戈铁马掀动长城内外苍茫风雨，强有力地将文治武功炳耀于天下之时，作为中原王朝藩属的夫余、高句丽、渤海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创始人东明、朱蒙、大祚荣及其子孙，也曾此起彼伏、前承后继地演绎古代中国边疆政权的开疆拓土，创建中华文明多样化形态的生龙活虎的边疆史，留下了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篇章，也留下了高句丽王城、渤海旧城的大量遗存。正因为有了这些地方古国及其创建它的风云人物，汉雨唐风润化关外，中原文明照亮了黑沉沉的吉林古地间的白山松水……

(二)

在历史烟云弥漫混沌的上古时期，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就已生息着多民族的先民。到先秦时，秽貊族系古族人已成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主要居民，创造了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等古文明。至秦一统天下，汉承其绪，郡县制的触角已抵达今吉林珲春及其以东近海处，苍海郡的设置进一步促进了秽貊系古族社会的发展。西汉王朝时期秽貊族系中秽人的一支率先在嫩江中游地区建立了挹离国。至公元前2世纪末，一个新兴的少数民族政权的雏形已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均已达奴隶制社会临界点的秽貊系古族社会母体中躁动起来。而在这个王国雏形催生并初步打造成夫余国的正是挹离国王子东明。关于他的身世，史无明载，留传下来的是一团五彩斑斓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这种传说在中国史籍中多有记载，最早见于《论衡》——

北夷挹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

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一个边陲不化之地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创始人的神话传说，居然被中国中原王朝的史书、史籍记录在案，足见这一人物连同他的建国传奇的影响及其在中原衮衮诸公眼中的重要性。神化自己的始祖，神化杰出人物的身世，这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共同做法，周朝先人后稷、满族祖先布库里雍顺降生之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之说等等皆如出一炉。然而撩开神话传说的神秘外衣，综合散见于史籍的零星资料，我们力图还原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夫余国始祖东明的粗线条轮廓。

东明之母是橐离国王后宫中一位地位卑下的侍婢。当她妊娠时，国王或是疑其私通，或是担心生下孩子于王权继承不利，乃欲杀之以绝后患。这才逼着侍婢编造出“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的说辞侥幸免死。东明出生后，国王指使人将他扔到猪圈马厩中同奴婢一起生活而大难不死，这种“贱养”，使庶子东明自小就体验了下层卑贱者的艰辛遭遇，锻炼了他的体魄。但却令国王疑其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打发去放牧牛马。其时牧奴中大约颇多士卒勇夫，东明由是练就一身骑射功夫，成长为智勇兼备的昂藏伟丈夫。这就招致王室成员的妒恨，谗言顿起，国王害怕东明要“夺其国”，又一次动了杀机。于是东明从危机四伏的王宫出走，与心腹南渡掩淲水（今嫩江与松花江汇流处附近），一路上备遭困阻，终以自己超强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到达松花江以南。审时度势，招贤纳士，臣服了当地秽人土著，创建了夫余王国。

也许正是因为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东明其人的具体记载，当我写此文时更加心存揣想：此公真是长得“天日之姿，龙凤之表”，英气逼人，以致周边人真以为其乃“天帝之子”，加以追捧？还是中人之姿，但腹有良谋、胸怀大志的英豪？抑或是真人不露相，混在当时千万平头百姓中则不为人知，而一旦登高一呼却应者云集的人杰？……已无据可考了。唯一可以坐实的是



将军坟鸟瞰



好太王碑

他一手打造了夫余王国。

这大约是公元前2世纪末的事。也是南迁挹离人与秽人的一次民族融合。其建之初，以今吉林市东团山、龙潭山一带为活动中心，后迁至今农安一带。其时夫余尚属奴隶社会早期阶段。东明立国后便迅速扩张势力以武力慑服肃慎、高句丽，同时与中原王朝长期保持一种朝贡的藩属关系，学习中原王朝的封建礼仪、官制，儒家典籍，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印绶和管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了长足进步。此后数百年间，夫余国的统治者们基本上维系了始祖东明奠定的内政外交方针，以藩国之属长期与中原王朝保持友好服从的关系。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降于高句丽，这个享国近七百年之久，肇基于西汉王朝时的吉林古国终于熄灭了它最后的一缕光芒。

至今在吉林市龙潭山西北隅之最低处，犹存一石砌呈圆角之“凸”字形石池，俗称“龙潭”。一年四季，池水既不干涸，亦不外溢。据考证，龙潭及它所在的龙潭山山城就是夫余国都城。不管龙潭在当时用来作何用，现在我倒宁愿抛开真实的历史说辞，摒弃东明出生的神话，想象一条蛰龙当年从龙潭中劈水破空，夭矫直上的图景……

（三）

公元494年，接受夫余人举国投降的是高句丽二十一代王文咨明王罗云，他的上一代王长寿王巨琕乃其祖父，而长寿王正是将军坟的墓主。这位长寿王在高句丽历史上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位期间，迁都平壤的是他，入侵百济、攻陷其都城汉城的是他，攻取新罗孤鸣等七城的是他，死后被魏文帝追封车骑大将军的是他，为其父、第十九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修陵建“好太王碑”传之后世的也是他。长寿王的将军坟阶坛共七级，长寿王墓室建于第三级阶坛，室顶由一重达五十吨的巨石覆盖。室内平行放置的一大一小两块长方形石棺床至今保存完好。只是历经千多年的岁月沧桑，墓